

# 花市一條街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北京市崇文区政博文史资料委员会  
北京出版社编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北京市崇文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花市一條街  
九年實業商學

北京出版社

花市一条街

HUASHI YITIAO JIE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北京市崇文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8号）

天津市蓟县印刷厂印刷

\*

850×1150毫米 32开本 7.875印张 181,600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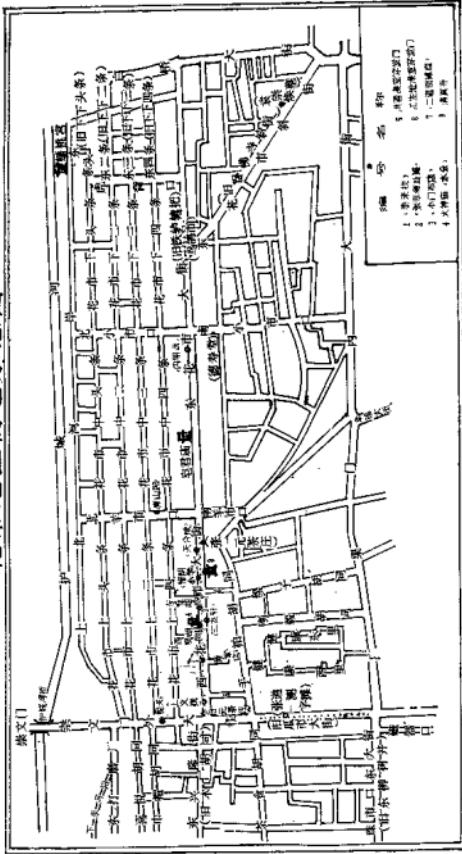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200-01206-8/K·106

定价：3.95元

花市地区街巷示意图



# 序

张洪范

《花市一条街》出版了。这是一本地区性文化史料专辑。它的出版，是我区政协在文史资料征集编纂工作中的又一丰硕成果。

花市大街地处京城东南隅，位于崇文门东南，东西走向，长约3里。相传形成于清乾隆年间，距今已有200余年历史，是京城古老、繁华的商业街之一。解放前，道路两侧，商户栉比，摊贩云集。每至丰年，市井繁荣。绸布百货、日用杂品、参茸国药、烟酒糕点，百业俱全，尤以手工艺品更具特色。同商业相适应的服务业亦谓齐备，回汉餐馆、风味小吃、浴池理发、车店客栈，分布其间。备受各界妇女青睐的绒绢花业，更是驰名遐迩。这里造花作坊密布，集制作、销售为一体。每日上午有纸绢花专卖，逢农历初四、十四、二十四有固定的集市。届时，街道两侧，花团锦簇，蔚为壮观。大街也以此而得名为“花市”。此外，沿街的书茶馆、古寺庙等历史名胜，以及回汉学校等，使这里成为民间文化的集中地。

古都东南隅，历来是劳动人民聚居的地区。花市大街商业特点带有乡土气息，她为劳动人民提供了生息、购物和娱乐的场所，“逛花市”已成为城乡老幼妇孺的一种享受。沿街大小商户在经

管中重视商德，物品实用，质好价廉，接待热情，更使人备感温暖、方便。所以京城四周县乡的农民成了花市商户的老主顾。

解放后，随着经济的发展，花市大街这条古老的街道展现了新容。商品齐全、规模宏伟的百货公司耸立在街西头两侧，原来狭小、破旧的门店，扩建、修饰一新。几百年来被人们称为“土龙”的街道铺上了柏油，并开通了公共汽车路线。增建了电影院、艺术厅、文化站、少年宫等，新文化代替了旧文化。脏乱的环境变得清新整洁，商业服务业更加繁荣昌盛。而扬名海内外的绒绢花，更是不断改革创新，已由过去的妇女头饰，演变成今日美化家庭和环境的艺术品。

花市史料的征集与撰写，《花市一条街》的出版，饱含着我区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的辛勤劳动和爱国热忱。他们为了抢救这些宝贵的史料，或走访耆老，或亲述见闻，或查阅典籍，几易寒暑，整理成翔实、生动的文字。可以说，这本书不仅为后人了解、研究这条古老街市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而且在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以及首都的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亦是一份小小的贡献。总之，追古抚今，并非意在怀旧，而是为了正确地认识现在，更好地开拓未来。

该书的出版，承蒙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北京出版社鼎力协助，谨向有关同志恭致谢意。

1989年10月

# 序

陈德光

“梅白桃红借草溜，四时插鬓艳堪娱。人工只欠回香手，除却京师到处无。”这首《竹枝词》是清人杨静亭所著《都门杂咏》中的一首，咏的是巧夺天工的匠人所制作的妇女头饰花。这些插花，昔时都集中在花市交易，因而使花市不仅闻名京师，也享誉全国。

花市在崇文门外，街以市名。花市形成的确切年代待考，但据清代吴长元著的《宸垣识略》中对花市的记载推断，距今至少也有200年的历史了。

《燕京岁时记》载，自正月起，凡初四、十四、二十四日花市皆有市。市上出售的插花有通草、续绢、缂丝、摔头等，颇能逼真。该书还说，花市附近还有个鸽子市，在路北一小巷内，可称是市中市。鬻鸽品种多，珍品有鹤秀、银锣、玉环等。

花市以交易纸绢花为主，但也有鲜花销售市场，系在路南黄家店胡同内一块空隙地上。

每逢集日，游人如织，当然，很多人不是来闲逛的，那是趸货下乡叫卖的花贩子。市上卖花的摊商以批发为主，他们多住在附近，设有作坊。因此，花市一带手工作坊云集，使这地区颇具

特色。街上店肆林立，摊摊比比皆是，可满足游人选购商品的需要。

花市作为一条古老街道，应有较完整的史料留存，但迟至清末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对花市的记述也不过聊聊几笔；民国期间关于花市的史料亦付阙如。今知要出《花市一条街》一书，深感幸甚，诚挽救史料免遭湮没之胜举也。

1986年9月

## 目 录

序 .....	张洪范	( 1 )
序 .....	陈德光	( 3 )
花市沿革臆说 .....	赵润田	( 1 )
花市述往 .....	高叔平 高季安	( 10 )
花市的集市 .....	陈德光	( 28 )
《花儿市》歌 .....	(清)张祥河著 沈信夫注释	( 30 )
绒绢纸花业 .....	丁铁军 张亚伟	( 31 )
做花生涯 .....	段玉美	( 44 )
鲜花集市 .....	潘治武	( 49 )
青山居玉器市 .....	李启元 陈德光	( 53 )
料器行 .....	刘殿凯	( 60 )
葡萄常 .....	常玉龄	( 64 )
布店业 .....	赵孟春	( 76 )
小门布店的生意经 .....	陈德光	( 88 )
天合成绒线铺 .....	王永斌	( 96 )
上义栈及其阳泉铁锅 .....	张长江	( 103 )
德寿堂与牛黄解毒丸 .....	袁自有	( 108 )

我忆德寿堂	康燕侠	(115)
香飘十里大有蔚	晨雨	(119)
福源长干鲜果品店	赵润田	(122)
昔日的内明远	侯思寿	(126)
肩元春秋	丁铁军	(130)
旅店业拾零	赵润田	(135)
浴池业	黄富 翟富	(140)
花市店名录	张亚伟	(148)
穆德小学的今昔	陈德光	(163)
惜阴小学由来	赵庆怡	(171)
花市清真寺	李福良	(173)
记一块匾额	唐震宇	(178)
火德真君庙小记	沈信夫	(180)
灶君庙	刘殿凯	(183)
铁狮子轶闻	陈德光	(186)
卧佛寺今昔记	沈信夫 张亚伟	(188)
水会	沈信夫	(192)
花市街的文化生活	潘治武	(196)
卦摊旧事	潘治武	(202)
莲花市	陈德光	(207)
闹市货声震耳聋 ——记花市的摊商	潘治武	(219)

# 花市沿革臆说

赵润田

天下绢花出北京，北京绢花出花市。凭小小一枚绢花打出个熙熙攘攘商贾长街，打出个饮誉京内外的响亮名声，这，还不该大书一笔么？

都说花市之名在于“花”，既有绢花，又有鲜花。可这花从何时有，这名从何时兴，还真够倒腾一阵子的。

其难有二：一，花市乃俗间事，一贯尚“雅”的旧北京史志载其事甚少；便有，也是只言片语，语焉不详。二，土著口碑传其盛而阙其年，上溯莫知。故此，这里不能不下一番翻箱倒柜的功夫。

在 700 年前，元世祖忽必烈灭南宋统一华夏，建元大都，从此便开始了北京城壮观的历史。元大都城垣建于金中都东侧北面，今西便门恰恰是金中都的东北角。元大都城垣南面白西向东依次为顺承门、丽正门、文明门，丽正门为中央之门。当时，东南的文明门（即今崇文门外）一带一片旷埌，人烟稀少，水草丰茂；自正西（今广安门方向）而来的金口河与穿宫城而过的通惠河汇于文明门下，尔后向西南流去。元统治者尚武好战，不事农桑，嬉乐游赏，三门之南至丰台一带多有元廷显宦的园苑。《宸

垣识略》载：“水木清华亭，元侍御史王俨别业，在文明门外东南里许，园池构筑，甲诸邸第。”看来规模和气派都是第一流的。这儿北倚城垣，西接金口河水，许有壬为之作记云：“北瞻阑干，五云杳霭；西望舳舻，泛泛于烟波浩渺云树参差之间。”景致很美。府第之外，还有名望较高的庙宇。例如，元武宗时监察御史张养浩<sup>①</sup>的儿子雁奴死了，张养浩将他暂厝于文明门外净度寺南原。于此我们可知，今花市一带在元时尚有与朝臣关系密切的寺院墓冢。

明洪武元年（1368年），明廷将元大都北城墙向南移了3公里。永乐十七年（1419年）又将南城墙向南延展0.8公里。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又修建了外城。这三次大兴土木，使北京城重心南移。特别是修建外城之举，说明原文明门外居民稠密程度已远非元时可比。明代是南城开始走向繁荣的时期，此时南移的文明门已改称崇文门，城门以东到东便门这道城墙往南至广渠门内大街称为崇北坊。横亘于坊内的大街称神木厂大街，它西起今花市西口，东至广渠门外，成为花市大街的最初面貌。张爵写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记述了崇北坊有7牌37铺的市政编制，花市上中下4条胡同已形成，小市口、手帕胡同、堂子胡同、牛角胡同、卧佛寺街、唐刀儿胡同、锅腔胡同、北河漕等地名亦具。俟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朱一新修订《京师坊巷志稿》时，所录崇北坊地名则更贴近今天了，如牛角胡同已称牛角湾。而像雷家胡同、铁辘轳把、余家馆等则

<sup>①</sup> 张养浩为累官翰林直学士、礼部尚书、参议中书省事，极受朝廷信任。天历二年死于陕西行台中丞任上后，封滨国公，谥文忠。其《云庄休居自适小乐府》是元代散曲流传下来仅有的几本别集中的一部，政治地位和文学价值都较高。

为明时所没有，显然是清代才发展起来的。

在明代，寺院是花市一带的主要建筑。计有关王庙、娘娘庙、天仙庙、土地庙、崇恩观、卧云庵、无量庵、崇恩寺、新火神庙、卧佛寺、增福寺、白云寺、积谷寺、万神寺等。至清代则有圣泉寺、万佛寺、送子白衣庵、三元寺、弥勒庵、药王庙、普陀寺、金山寺、灶君庙、忠义观、观音庵、崇兴寺、土地庙、财神庙、天龙寺、三清观、法域寺、宝庆寺、九泉积善寺、三圣庵、福善庵、地藏庵，以及回人礼拜寺等。仅观音庵就有5个之多。从花市西口至牛角湾，两侧有这么多大小不一的庙观，足见由明至清这里是日益繁荣了。

花市还有不少会馆。上二条有苏州会馆，四川营有金华会馆，缨子胡同有延郡会馆，手帕胡同有齐鲁会馆。崇文门东侧有乔山会馆、三晋会馆等。清时，三条还有一处查氏园，“林木葱茜，池馆清幽”（《藤荫杂记》），非常美丽。

另外，还要特别提及崇文门税关。其址在今花市上三条西口的内蒙古自治区驻京办事处。清时“京师九门皆有课税，而统于崇文一司”（明史玄：《旧京遗事》）。崇文门税关是整个北京城的总税关，清诗人查嗣璄有诗句云：“九门征课一门专。”外埠而来的商货必须在此纳税，方可入北城贸易，加之崇关税吏十分苛刻，向商贩索银甚多，因而这一税务总关收入极丰。税关之设，使往来商旅十分难堪，但这对花市的发展却起了特殊作用，商旅留滞花市一带客栈，在这里就可以做好买卖了。

花市的坊巷、庙观、会馆、税关等，构成明清时崇外一带的格局，成为花市演为商贾云集、作坊密布的人街之基础。促成花市繁华起来的因素，大致有四点：一曰庙会，二曰集市，三曰家庭手工业，四曰崇文门税关。花市有三处庙会最著名，西边有

火神庙，明代隆庆二年建，在历史上形成旬四集市；东边有灶君庙，也是明代所建，每年八月初一至初三有祀神庙会，《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云：“所往者多庖丁”；东北角的蟠桃宫更有名，每年三月初三，这里成为全城最热闹的游乐场所。

火神庙集市是刺激并带动花市繁荣起来的重要因素，其址在今花市大街 113 号院，以这儿为中心的集市西起花市西口，东迄羊市口，逢四即开，有远近各处来的杂货商贩和临时摆摊的市民。由于每月都有 3 次集市，附近居民“近水楼台”，最宜设办作坊、店铺和家庭手工业，所以这一带工商业得到了极好的发展。灶君庙和蟠桃宫每年虽只一次庙会，但其影响面大，在名声上为花市大街增色不少。

清时北京有四大集市，西城每月七、八两日在护国寺，东城每月九、十两日在隆福寺，宣外每月旬三在土地庙，崇外旬四在火神庙。北京诸史志中记载火神庙集市的有《宸垣识略》、《天咫偶闻》、《京师坊巷志稿》及《道咸以来朝野杂记》。最早的是《宸垣识略》，其书写作于乾隆五十三年，正是所谓“康乾盛世”的后期。清王朝经过康熙、乾隆两代的治理，政局渐趋稳定，社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乾隆时形成中国人口的一次空前激增，京师作为全国政治经济中心，工商业的发达程度已是举世瞩目。正是在“康熙盛世”的背景下，花市集形成并带动了附近工商业的发展。而因崇文门税关而滞留、过往来于花市的外埠客商，则更扩大了花市与外地的经济交流，并使之影响日远。

由上观之，经历元明清三代，崇外花市先形成人口稠密的居民区，至清乾隆中期酿成火神庙集市，从此真正开始了它作为南城商业中心的历史。

在近代，人们直呼其名地称逛隆福寺，逛护国寺，但却不言

逛火神庙而说逛花市，称火神庙集为花市集，何也？恐怕是这个集市以“花”著名的特色，把这个火神庙的尊号给湮没了。

花市的花，首先当推绢花。

北方妇女素有佩花习俗，《余氏辨林》云：“今京师凡孟春之月，儿女多剪采为花、或草虫之类插首，曰闹嚷嚷，即古所谓闹装也。嚷与装音相近，故讹也。唐白乐天诗：‘贵主冠浮动，亲王簪闹装’是已。”《瑣谭》中云：“燕地上元节用乌金纸剪成飞蛾，以猪鬃尖分披片纸贴之，或五或七，下缚一处，以绒作柄，妇女戴之，名曰闹蛾儿。此古之遗俗也。”这“古之遗俗”起自何时已不易考，但从白居易诗来看，至少唐代已有了。“闹”意通“弄”，“闹装”即“弄装”，侍弄服饰之意。上面所引这两部书中所说的制花情形，大概就是绢花出现时期的简单制法了。

康乾盛世，人民生活较安定，社会经济繁荣，逢春过年，少妇少女们多爱在秀发上、耳鬓边戴上两朵别致美丽的花。《旧都文物略》说：“彼时旗汉妇女戴花成为风习，其中尤以梳旗头之妇女最喜色彩鲜艳、花样新奇的人造花。”当时天子脚下，王宫官邸林立，富商显贵联袂，对工艺美术品的需求是极大的，这种极大的商品需求刺激了北京特种工艺行业的勃兴，使北京在这方面甲于天下。

我们可以推测，花市工艺绢花最初大概分散在火神庙集市兜售，以后声名渐起，形成一方特产，街以物名，遂称“花市”，

“火神庙集”也就改称“花市集”了。花市之名，一如前门外珠宝市，宣武门外菜市，东四灯市、猪市之类，以一种集中贩卖的专门商品为市之名。同时，我们从“花市”之名见于史籍的最早记录推测，至少在乾隆中晚期，花市的绢花业已形成并蔚为大观。

绢花业在花市形成了工商、贩运的系统经济。据《旧都文物略》统计，“各街市花庄及住家营花业者，约有一千家以上”，其中枢环节是花市这条街上的花局坐商。当时花市大街的南北两侧及附近胡同内有着鳞次栉比的花局，这些花局分两种：一种专门负责制花事宜，从进料到成品组织人力分工完成，花市居民们的家庭活计都由这里发放，制成的绢花也由老板去推销；另一种自有门市商店的花局，产销一体。绢花业最广阔的生产基础在于花市一带的劳动家庭妇女，她们巧手慧心，能创制各式各色的绢花，比之鲜花，别有一番趣味。代代绢花生产者使绢花越制越精，品种越来越多。他们根据绢、绸、缎、绒、绫、纸等不同质料的不同特点，仿拟各色各种的自然花形。用于陈设的插扦绢花生动传神，颇有乱真之妙；用于头戴的小朵绢花最具工艺特色，可仿拟自然花朵，亦可另行创作新型式样。但无论是哪一种花，都能在制花人手里翻出无数各具神妙的花样来。花市一位刘姓绢花匠的绢花作品，曾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奖，足见绢花动人的艺术魅力。

花市绢花饮誉四方，吸引了各地货商，因此在花市又自然形成兴隆的客栈业。外埠商贩从千百里外赶来购买大宗绢花，把京师特产美物传递到四面八方，而花市的诸多客栈、大车店就承揽了为他们托运货物、提供住房的业务。这样，生产、销售、托运以及滞留商贩客人的业务在花市成为一个完整体系，具有自然状态的分工合作的特点。

家庭手工业在花市一带也并非只有绢花，这里还有首饰、玉器、纺织、服装、肉杠、肉床、油坊、磨坊、豆腐坊、医药、果品加工、木器制作，以及其他许多与市民生活紧密联系的行业。可以说，花市是崇文门外的一个最大、最集中的工商业基地。《天

咫尺闻，记载清时这儿的景象说：“每月逢四有市，日用及农器为多。其北四条胡同，则皆闺阁装饰所需，翠羽明珰，假花义髻之属，累累肆间。”

花市的商业和手工业在民国时期达到空前繁荣，除了深入巷内的各种作坊和劳动家庭外，花市大街西侧一家连一家地密布着出售各种商品的商店门市。经过长期的竞争、淘汰和经营，这条商业大街上产生了多家驰名京师甚至全国的著名商号，以及它们的过硬名品，如青山居的古董玉器、“葡萄常”的料器果肴、内明远的牛羊熟肉、启元的红绿花茶、协成生的布匹绸缎、上义栈的阳泉铁锅、大有蔚的香油麻酱、德寿堂的秘制丸药、福源长的干鲜果品，等等。信誉远播，妇孺皆知。至今，一些海外华侨提起北京，还依然对这些商号和名品充满感情。

由于有这些有固定营业的商店，花市大街便不只是依靠旬四集日才热闹一番，而是每日每时都能招徕远近的顾客们，其情景很有些像现在的王府井大街和大栅栏。在旧时，花市的繁荣景象，恐怕只有隆福寺、东安市场等能与之匹敌，但它们却唯“商”而已，缺少花市街巷里的工业基础。

再说花市的鲜花。鲜花在花市的地位并不逊于绢花。鲜花市场集中在黄家店，是与宣外土地庙相对峙的旧京又一大鲜花市场。花市的鲜花商品来自城南丰台。丰台水泉丰富，土地肥沃，自元代起就吸引了很多朝臣在那里筑庐造园。代代花农精心培植出大量花卉，而且有冬天用窖养花的传统。《北京岁华记》载：

“腊月束梅于盎，匿地下五尺许，更深三尺，用马通然（燃）火，使地微温，梅渐放白，用纸笼之，鬻于市。小桃、郁李、迎春皆然。”《疑耀》云：“京师风俗，入冬以地窖养花，其法自汉已有之。”看来京郊花农四季养花的技艺由来已久。花农的苦心经